



《我的另一半》叢書

憑仗自己堅實而獨特的寫作內功，莫言破天荒地成為「二〇一二年諾貝爾文學獎」得主，不知幾多中國人追求了幾多年的夢想終於化為現實。在一片頌讚聲中，謙謙君子莫大哥哥外清醒地說道：此番若無諸多異邦譯者的鼎力相助，我焉能獲得如此榮耀！

記得本世紀初即二〇〇一年，莫言曾調侃自己對外語簡直就是一頭霧水，根本不能直接閱讀外文原著，更不用說操刀翻譯了，故成為人生一憾。如此一來，人或曰，此公除了能對從事翻譯的人表示感激之外，恐怕對翻譯一事亦是霧水一頭。孰料情形恰恰相反，莫言不僅對翻譯有自己的認知，而且這些認知還深刻得很，非一般人所能企及。這位睿智的作家從評議翻譯家入手，一語破的地道出了翻譯對文學的影響。概括起來，大約有這樣五個方面。

首先，翻譯能加深世界範圍內的文學交往。譬如像俄羅斯的托爾斯泰、法蘭西的巴爾扎克、英倫三島的福克納、西班牙的馬爾克斯這樣一些重量級文豪的作品，如果沒有翻譯的襄助，簡直就不能走出各自的國門，遑論與五湖四海交往，產生世界影響了。

其次，翻譯能使各個國家的寫作高手對外國文學有所借鑒。以中國為例，現代作家排行榜前六名的魯郭茅巴老曹，誰沒借鑒過外國文學？甚至連鄉土派作家的老趙樹理對外國文學也有過參照。即便像天才作家曹雪芹，其所創作的巨製《紅樓夢》中亦有不少諸如佛教一類外國文學的蛛絲馬跡。

再次，優秀的文學譯作實際上就是譯語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，其中一個最明顯不過的理由便是譯者豐富發展了母語。而任何一個國家翻譯外國文學的機構，同時也是培育本國文學的「搖籃」和給本國語言帶來新鮮素質的「文體實驗室」。

複次，從語言表達的層面上分析，譯作的語言只可能是譯者的語言，而不是原作者的語言。因此，譯語國作家讀者讀譯作所受的語言表達影響，實際上是譯者的影響，而非原作者的影響，真正受原文作者影響的僅僅是譯者本人而已。

第五，好的譯作可以替原作增光。關於這一點，莫言以自己的親身經歷，進行了使人折服的論證。一九八八年，美國人葛浩文開始翻譯莫言的作品。葛浩文為了讓譯作能如畫如人意，常常用寫信和打電話的方式與莫言聯繫。僅僅兩年時間，信就寫了「一百多封」，電話「更是無法統計」。有時為了一個字或者不熟悉的某樣東西，兩人總是不厭其煩地「反覆磋商」。不諳英語的莫言甚至以其「拙劣的技術」向葛浩文繪圖說明。譯作完成以後，有些雙語讀者評價說，原著與譯作「是一種旗鼓相當的搭配」。莫言聽後，不加思索地答曰：「我更願意相信，他的譯本為我的原著增添了光彩。」

一個不懂外語和沒有任何翻譯實踐經歷的作家，居然能夠提出如此深厚的翻譯認知，著實令人感佩。短短五個方面的樸實說法，足以勝過某些翻譯理論家們厚厚的磚頭大作。縱觀天下，能與莫言比肩者，恐罕有人矣！

中午吃飯，我們被引到粵語團聚的小房間，吃免費的「新人餐」。兒子向可，也加入媳婦和大家的「相親甚歡」。離別紐約，回到小城，覺身心舒坦。沃爾瑪創始人沃頓的夫人曾有名言傳世：「決不要生活在超過三千人以上的城鎮裡。」伍斯特有十八萬人口，已經算中型城市了，但比起大城市，舒坦多了。出行有高速公路，購物有連鎖店；有大學，有大醫院，中心花園（Green Hill Park），博物館、圖書館、還有中小動物園等，都乾淨整潔；住宅區周圍有山、有水、有樹林，空氣清新，安寧寂靜，民風淳樸……更不用說美國的無數大學小城、特色旅遊小城，更有田園牧歌風味，更勝童話世界。

我家葛先生曾經被旅遊團帶着遊玩美國各大城市、著名景點。他的印象「不」的，「美國環境遠不如澳洲」。其實，美國的好地方在小城鎮。美國的文化中心是小城鎮文化。大城市因資源豐富集中，工作機會多，出行成本底，生活更便利等原因，常常吸引了少數民族，特別是黑人，環境相對髒亂、嘈雜、污染……

根據美國人口統計學家肯尼思·Z·約翰森博士的研究，從二〇〇〇年到二〇〇五年的五年間，共有一百六十萬人口從美國大城市遷居到小城市工人重新發現，家庭生活的樂趣才是最基本的價值。他們發現原來生活需要讓人感動的電影，需要野外燒烤的閒情逸致……因此，當美國人生活在紐約、芝加哥、費城感到天天像將要觸及高壓線一樣的時候，終於想到大城市也許不是他們想要的的生活了。」

（居美散記之八，全文完）

再輯，銷數不錯。一九七六年末，台北《中華日報》副刊辦了次名為「我的另一半」的徵文，由作家寫他或她對另一半的看法。此舉相當有「噱頭」，不單作家來稿似雪片飛來，追看的讀者也很多。編輯部乘勢推出第一集《我的另一半》（台北中華日報社，一九七七），作者有楊乃藩、司馬中原、趙淑俠、葉慶炳、三毛、思果……等，收文二十餘篇。兩個月後再推出第二集，如是者我見到的已有四集，收百餘位作家寫他們另一半的文章，感情豐富之餘，讀者並因此得知作家們琴瑟和鳴之樂，引人羨慕！

一套有好「噱頭」的書，不一定是好書，但一定是套好銷的書，上述這套《我的另一半》，我買到的是一九七八年的第六版，不理它每版印多少，應該算是相當滿意的了。更何況事到如今又過去了二十多年，不知又印了幾版？

舊日一些醒目的寫字人，會事先搜集及整理好一些年紀老邁或病重的人名資料，編輯成書擺在櫃頂；待名人兩腳一伸，立即落機推出書店或報攤，賣個滿堂紅，發死人財。這樣把握機會賺一筆的手法，香港俚語稱之為「噱頭」。愛寫作的情侶或夫婦出合集以示愛，其實也是一種「噱頭」，因為你只愛他們其中之一的，都不會介意接觸他的另一半，銷量很可能會增加一倍。此所以「雙葉叢書」能一輯再輯，銷數不錯。

那時，經營大酒缸的多是山西人，因為山西人一能吃苦，二會計算，而且服務熱情周到。酒缸供應的大多是俗稱鐮刀子的高度數白酒，但也有賣黃酒的。酒缸供應的，一般稱「二兩」（舊制十六兩一斤）用上敞下尖的深瓷碗；喝四兩、一斤用酒壺小杯。酒菜通常分自製和外叫兩種，自製又有常備和應時的分別。如炸花生仁、煮花生米、豆腐乾、辣白菜、拌豆腐絲、拍黃瓜等是四時常有的酒菜。而拌粉皮、芥末白菜、燻黃魚、燻排骨、香椿豆腐等，則是應時的酒菜。不論「應時」和「常有一般以冷食為主。通常酒缸裡不賣飯，但是如果客人需要，掌櫃的會派夥計到旁邊的飯館買來飯菜。那時一些穿街走巷的流動商販摸透了酒缸不賣飯這個空子，每到飯點，就經常在酒缸門前叫賣，掌櫃的不但不惱，有時還主動招呼這些小販進店喝水。

上世紀五十年代後，隨着北京胡同的改造，胡同深處的酒香聞不到了，大酒缸的經歷，從此成了上歲數人記憶中的往事。

揚許

老北京大酒缸

文化什錦

那時候，經營大酒缸的多是山西人，因為山西人一能吃苦，二會計算，而且服務熱情周到。酒缸供應的大多是俗稱鐮刀子的高度數白酒，但也有賣黃酒的。酒缸供應的，一般稱「二兩」（舊制十六兩一斤）用上敞下尖的深瓷碗；喝四兩、一斤用酒壺小杯。酒菜通常分自製和外叫兩種，自製又有常備和應時的分別。如炸花生仁、煮花生米、豆腐乾、辣白菜、拌豆腐絲、拍黃瓜等是四時常有的酒菜。而拌粉皮、芥末白菜、燻黃魚、燻排骨、香椿豆腐等，則是應時的酒菜。不論「應時」和「常有一般以冷食為主。通常酒缸裡不賣飯，但是如果客人需要，掌櫃的會派夥計到旁邊的飯館買來飯菜。那時一些穿街走巷的流動商販摸透了酒缸不賣飯這個空子，每到飯點，就經常在酒缸門前叫賣，掌櫃的不但不惱，有時還主動招呼這些小販進店喝水。

每到歲末迎新的關口，聚會酒席不免會多起來，雖說現在的飯桌上，幾乎已經沒有想將吃不到的東西，但無酒不成席的規矩卻始終未破。在中國歷史中，從帝王將相、文人墨客到尋常百姓，都與瓊漿玉液有着不解之緣。而古史北京，在其千年歷史風韻中也無不散發着迷人的酒香。

《史記·刺客列傳》中有一判柯嗜酒，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，酒酣以往……旁若無人者」的記載。這恐怕算得比較早的古都飲酒名人了。後經歷朝歷代，到明清時期北京酒業更加繁榮，清代飲酒更有一酒品之鄉，京師為最」之說。那時，在北京大大小小、酒店酒店、酒舖中，最老北京特點的是被稱作大酒缸的酒館。

大酒缸興於清代，盛於民初，是北京大街小巷、胡同各處隨處可見的白酒零售店。大酒缸一般規模不大，與普通的飯館、酒館不同，有的是一間門臉，有的是三間門臉，進門迎面都是一張木欄櫃，櫃檯有的是一字型的，有的是曲尺型的。櫃上放着許多多盞盤，盤裡盛着應時的酒菜，有單有雙。這種酒缸，通常不設桌子，而把存放酒缸的紅櫃一半在地下，據說是因為酒缸沾了地氣，喝不上頭。紅櫃的上邊再蓋一個朱紅油漆的圓形蓋子，這就成了酒客們的飲酒桌。依店舖的大小，店中「桌子」多則十數張，少則三五張，擦拭得一塵不染。來大酒缸飲酒的人，有賣苦力的，也有家境殷實的，更多的是小市民階層，他們一邊嘗茶品酒，一邊與其他酒友閒聊，這裡沒有高下尊卑之分，不論相識與否，大都一見如故。

大畫家徐渭素描

魏泉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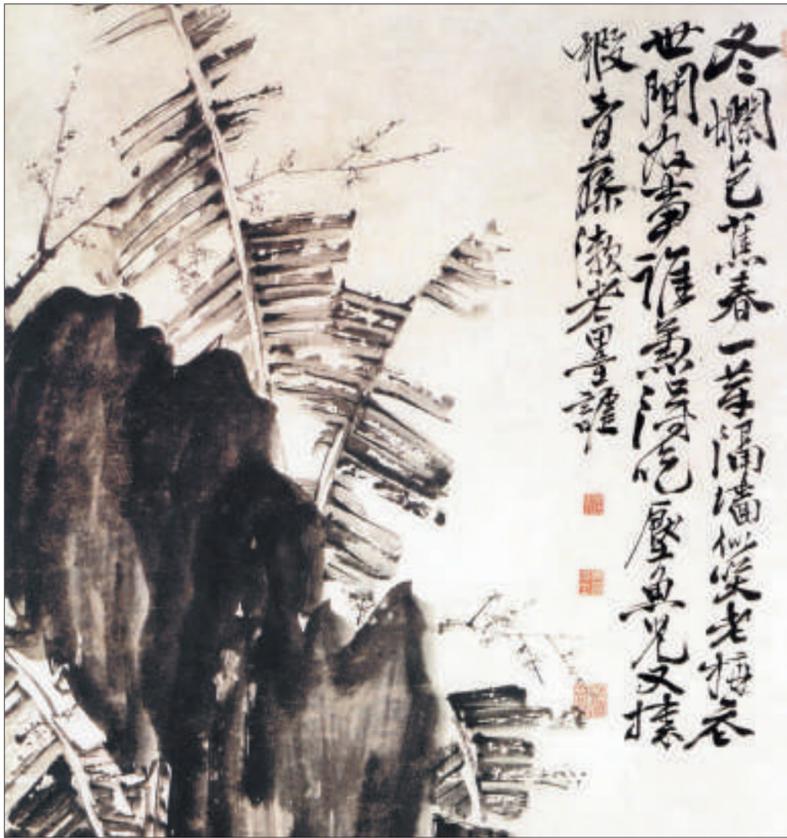
文史叢評

靠近浙江紹興市中心前觀巷有條幽深曲折的大弄弄，那裡有座古建築——青藤書屋。它是我國明代傑出的畫家、書法家、詩人和戲曲家徐渭的故居。它在我國繪畫史上佔有劃時代的重要地位。

徐渭故居由四部分組成：庭園、花壇、水池、書屋。步入書屋抬頭便見當代名畫家潘天壽和明代書畫家陳老蓮的「青藤書屋」匾額，其下是徐渭的摹像畫。長窗上掛着徐渭手植的青藤一棵，虬枝蔓繞，古拙可愛。據介紹，徐渭當年開創寫意畫，就是受這棵青藤所予的靈感觸發而獨闢蹊徑的。長窗之下有石砌小

嘆！是的，作為一代文化名流，藝術達人，徐渭的受累太多了，他的不幸太多了，然而古今中外的特立卓異之士又有誰免得了？不同的只是程度上的輕重、多少罷了。

徐渭（一五二一至一五九三），字文清，後改字文長。別號青藤道人、天池生，或以「田水月」（「渭」字的拆寫）署名。山陰（今浙江紹興）人。他的書畫、詩文、戲曲都堪稱一絕，尤以寫意畫為最。他是個奇才，廣泛涉獵文藝藝術的各個領域，自稱書法第一，詩第二，文第三，畫第四。其實，他的畫成就最大，他是首創我國沒骨花鳥畫的開山祖，擅水墨花卉、山水與人物，開創了我國寫意畫派的一代新風，是中國畫史上的一個里程碑，與同時代陳淳共同



芭蕉（國畫）

徐渭

池，約一丈見方，此即所謂「天池」，由於「此地通泉，深不可測，水不涸，旱不涸，若有神異」而得名。天池正中有一方形石柱頂住書屋，書屋貼水而建，夏日涼爽怡人，如此構建，自是性情中人極盡自然之趣了。石柱上鐫「砥柱中流」四字，蒼老逾健，不知是否徐渭手跡。據說當年徐渭寫字作畫與洗硯均取自天池之水。

臬立池前，情不自禁想起當年這位書畫家蘸水研墨、凝神結想、大筆揮灑的情景；而當我流連書屋、目迎《墨葡萄》等名畫的真蹟，以及陳列着仿明桌椅等器物，彷彿這位卓然特立的大藝術家就在身邊，那傲岸不羈的氣息瀰漫於書屋之中，我似在沉潛的文化積澱中聽到了「一世不可余，余亦不可一世」的慨

開闢晚明水墨大寫意一路，史稱「青藤白陽」。後來「揚州八怪」（尤其是鄭板橋）、吳昌碩、齊白石都受其影響。因而論「揚州八怪」，不說徐渭，令人心酸。說起徐渭，辛酸更是無窮。

徐渭還是一位劇曲作家，這方面的作品有《四聲猿》、《歌代嘯》等，是古代喜劇作品中的精品。《四聲猿》共有四部作品，其中《狂鼓吏漁陽三弄》和《離木蘭代父從軍》兩齣，幾百年來不斷被改編上演，是京劇《擊鼓罵曹》和《木蘭從軍》的祖本。他的戲曲研究專著《南詞敘錄》，對戲曲的貢獻同樣功不可沒，其成就當不在馮夢龍對通俗小說和民歌的貢獻之下。

猖狂是徐渭的寫照。徐渭的猖狂，不僅流露於筆

居美散記

域外漫筆

王雯雯

我二十年前在德國時，就聽說政府要求私人別墅的戶主，每年要刷新一遍外牆。德國真是沒有一個角落會讓你看到髒亂差的，整個國家新美如畫。

似乎世界上，中國人是最不看重公衆形象的。余秋雨遊歷各國回來後也有同感，他歸結原因為：中國人的文化傳統中，有經濟、文化程度、環境的原因，我覺得也有信仰的原因。像基督教文化，為上帝管理財物的意識是源遠流長的。記得在加拿大名著安妮系列的一部中，安妮有一次給家裡大掃除，最後把儲藏室也清理得一塵不染。她朋友不理解，說：「儲藏室誰也看不見，那麼費勁幹嘛？」安妮說：「人看不見，上帝看得見！」

坐在蓓蕾家簡樸的餐桌上，吃着她做的餃子，不禁想起小時候幾個同學在她簡樸的家裡嘖嘖喳喳鬧騰。她和她媽媽都是好脾氣，常常笑咪咪地拿出好吃的招待我們。如今年過半百，蓓蕾依然笑咪咪，凡事心平氣和，所以大半輩子的風風雨雨過，她依然身體健康。

蓓蕾媽媽已經信主。蓓蕾和老董對教會印象也很好，說他們當年剛到新墨西哥州時，教會給了他們很大的幫助，一位老姐妹到現在還與他們聯絡，把他們看做「遠方的孩子」。

下午，與紐約以便以謝教會的兩位牧師，一起去他們教會參觀了一下。教堂很大很整潔，只遺憾還是租用的。然後稍稍座談了一下，他們依然建議我們杭州的小組慢慢「走出去」，為需要的人送去上帝的愛，在他們中間建立團契。

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主日

今天又一次參加母家的粵語敬拜。中間出去了一下，看見一間小房間裡都在安安靜靜地舉行主日學、團契。每主日上午，各種聚會交叉進行，但都「規規矩矩按秩序進行」。

說起唐人街，我就會想起十九世紀上中葉最早一代赴美做苦工的中國移民，拖着長辮子，被人打罵、瞧不起。時隔一百五十年，如今許多的中國留學生、移民帶着大把的美金昂首闊步在美利堅的土地上！唐人街的變遷就是一部海外華人發展壯大的歷史，也是中華民族擺脫閉關落後，走向開放昌盛的歷史！

為同胞自豪的同時，也為同胞羞恥——第一唐人街髒亂臭（魚蝦味）。兒子媳婦曾去過一次，說「再也沒去了」。

看見網上有一篇文章感嘆道：為什麼美國的建築物，無論是公共建築，還是私人房屋，似乎無地不經過多少年，外觀都變化不大，始終整潔美觀。後來發現，一是美國各地的空氣清新度確實比較高，大氣中的有害物質，如酸雨等含量非常低，對建築物外觀的損害極小；二是美國的物業管理公司確實在做着物業管理、修繕該做的。每年的十月月份開始，各種建築物在做大或小的維護、修繕工作。往大裡說是維護社區的統一形象，往小裡說是為了保護物業的市場價格不墜，甚至是提升。更不用提一年四季不同的花木栽培與更換。總之，讓你感到高房租換來的是物有所值的高質量服務與享受。特別是在建築物的清潔與維護幾乎不再進行，以致於購買的「高檔豪華」公寓樓，不到幾年時間便變得髒兮兮，盡顯頹敗，資產貶值自不待說（我加一句：許多有錢的戶主，也是讓自己的房間漂漂亮亮，讓別人看的陽台堆滿垃圾。）於是乎，又是拆舊蓋（翻）新，大動干戈。勞民傷財，浪費資源。如此惡性循環，幾十年不變。真希望離別故土幾年後再回去時，這些不盡人意的處都已成為往事。